

我的大盛家巷情结

文/张永华

大盛家巷在大运河的北岸，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巷子，南至上河路北临苏北路。它是一条古老的巷子，相传巷内住着一户姓盛的人家，盛家门生很多颇有名气，故以其姓氏为巷名。

2009年春天，由于城市建设发展的需要，大盛家巷拆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高楼大厦。

我的老家就在大盛家巷。记忆中的大盛家巷，距离镇江港务局职工子弟小学很近，巷子的小孩都在那里就读。早上孩子们一起去上学，放学了一起回家。在回家的路上，经过荷花塘边上的开阔地，男生会分开两派打游击，女生则是跳绳、踢毽子、做游戏。回家做完作业后，我们又会在巷子里跳橡皮筋、捉迷藏、打石球、滚铁环……

那时候，大盛家巷南端的大运河水清鱼跃，人们都在这里淘米洗菜、洗衣服。我在淘米时会故意将淘米篮放在水

里，用淘米水引诱小鱼进入，然后拎起淘米篮，将小鱼抓进小瓶里。大盛家巷的北端是滚滚东流的长江水。长江边可热闹了，南来北往的旅客川流不息地往返于客轮上。江边还停着大大小小的货轮，等着码头上的搬运工人卸货。进出港口的船只都会鸣笛，鸣笛声忽高忽低沉，忽清脆忽浑厚，此起彼伏，似一支乐队在演奏。我们是不会错过这热闹场面的，常常三个一群五个一队去长江边看大船，听鸣笛声。每逢节假日，老师还会组织我们到候船室为旅客们服务，搀扶老人、帮旅客拎东西，宣传交通安全知识。

时光似流水，一转眼小学就即将毕业了，同学们都忙着复习考试，希望考出好成绩，进入自己心仪的学校。我收到通知书是一个天气晴朗的上午，看着邮递员送来的《江苏省镇江中学入学通知书》，我流下了激动的泪水。

1968年12月，我积极响

应毛主席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的号召，冒着漫天飞舞的雪，告别了母亲和弟弟，告别了看着我长大的邻居，背上背包，拎着行李，走出大盛家巷，奔赴到江宁县花园公社插队落户。再见了大盛家巷！

1971年10月，经公社推荐，我从江宁县花园公社上首大队东曹生产队调往南京市云台山硫铁矿。虽说人远在南京，心却系着家乡，一旦有假期，我都会回到大盛家巷，看望母亲和弟弟，看望老邻居，看望这条古老的巷子。

1979年9月28日，我结束了爱情长跑。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下，我又一次告别了母亲和弟弟，告别了老邻居，走出大盛家巷，走进了新的生活。大盛家巷见证了我美好的爱情。

1982年11月，为解决夫妻分居两地、宝宝幼小的困难，经过多方努力，我从南京云台山硫铁矿调到了镇江建

筑材料厂。我回家了，回到了大盛家巷的怀抱。

2005年3月14日是我最难忘的日子。那天与我相依为命四十年的老母亲离开了。自1965年与疾病抗争多年的父亲撒手人寰后，当时五十岁的母亲就毅然决然地走出家门，干起了一天只有七毛钱报酬的临时工，晚上还要做加工，用柔弱的肩膀撑起了我们的家。母亲精打细算省吃俭用，竭尽全力抚养着我们，风风雨雨、坎坎坷坷四十年。我哭着送母亲离开了大盛家巷。

如今大盛家巷消失了，但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条古老的巷子。我在这条巷子里长大，它记录了我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，满怀希望的少年时代，在逆境和坎坷中成长的青年时期，也承载了我家的酸甜苦辣、悲欢离合。

月光下的荷塘

文/王楠

晚饭后，换了身运动外套悠闲出门，戴着耳机听着音乐，一个人鹅行鸭步沿着运河踱着步。不知不觉走上了一条从没走过的小路，走得有点远了，路上人影稀少，路灯下树影斑驳分外安静。于这安静中，我嗅到了一丝，抬头四望，远处的月光下，一池荷花开得正盛。我的思绪猛然间回到了30多年前……

那是1986年夏天的一个夜晚，我和姐姐坐在门口乘凉。那时的乡村人家连台电风扇都是奢侈品，所以每天晚饭后各家都搬出竹席凉床放在自家大门口，守着月光，数着星星。姐姐突然说：“我们去学校怎么样？”“好啊！”我不假思索地回答。那时姐姐刚初中毕业，对校园生活似乎还恋恋不舍。

说完话，我们立刻跑回屋里换了身衣服，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出门了。

我家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，我和姐姐就读的是一所乡村中学，离家有三里路。那晚的月光皎洁透亮，我们上学的小路几乎可以称得上是羊肠小道，绝不可以两个人并排走。但是这条路我们已走熟了，闭着眼都能知道哪里是拐弯哪里有沟壑。我跟在姐姐后面，蹦蹦跳跳，稻田中蛙声此起彼伏，给我们一路作伴。我和姐姐边走边说，学校的事、学校的人……有说不完的话题。

“看，荷花开了！”姐姐突然指着路边的荷塘道。“哇！”我同时也叫了起来。荷塘不算大，椭圆形的，就在校园不远处。塘里的荷叶随风起伏，可谓“荷叶罗裙一色裁，芙蓉向脸两边开”。微风中，在月光的轻纱下荷花轻轻摇曳，散发出缕缕清香，恰如《采莲曲》中的“暖日和风香不尽，伸枝展叶碧无穷”，也如《爱莲说》中的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”。在风中舞动的荷花似乎在向我们招手，又似乎在向我们微笑，欢迎着我们的到来。我抬头，月光如水，星星如明亮的宝石，好美！我不禁举起双手，在原地转起了圈，想与荷花一起随风起舞。

我和姐姐来到学校的操场上，操场是黄土地，几乎一半都长着青草，我和姐姐靠着篮球架说起了梦想和未来……

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，曾经年少的我们都已到了知天命的年龄，那些我们曾追求的梦想、展望的未来，有的已经实现了，有的虽然没有实现，也依然是心中美好的记忆。

月光如水，月下的荷塘依然美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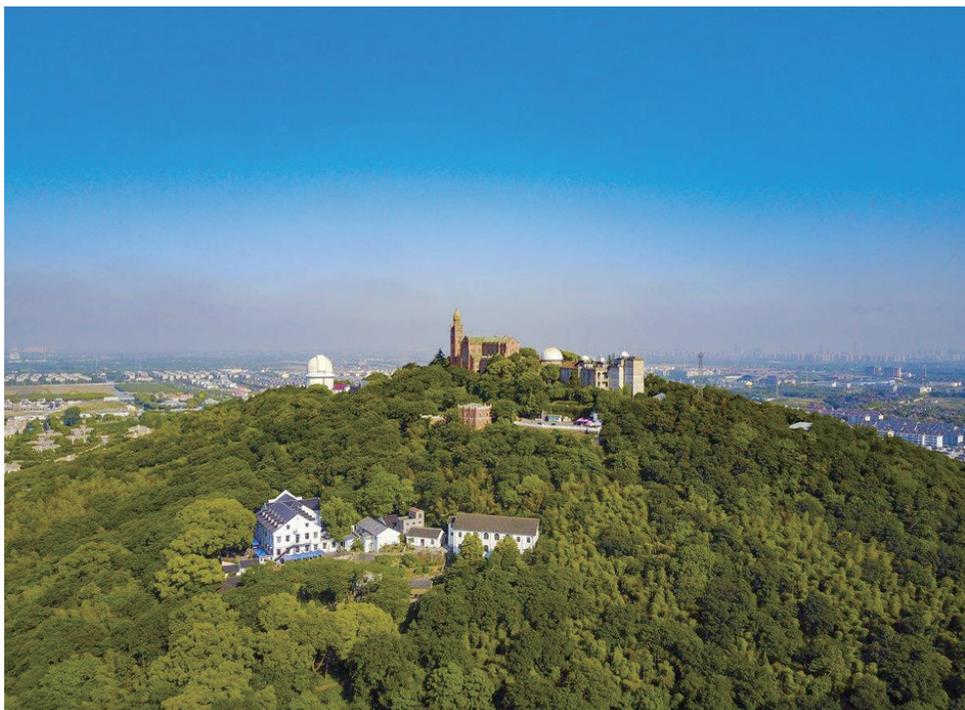
那一年，我和母亲游佘山

文/陈建华

那一年，是三十年前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，父亲单位组织去佘山春游，父亲把出游的名额让给了我和母亲。记忆中和母亲一起出游的次数并不多，仅有二次，佘山是其中的一次。母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四个年头了，翻看和母亲在佘山圣母大教堂前的合影，那年的一幕幕又浮现于眼前。

佘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上海西郊松江区境内，距市中心30公里，园内十二座山峰犹如十二颗大小不等的翡翠从西南连向东北，蜿蜒连绵13公里，呈现出灵秀多姿的山林景观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里曾一度辟为植物园，1993年由中国国家林业部批准为国家森林公园。佘山历来以人文荟萃的历史文化和源远流长的宗教圣地名闻遐迩。山上有著名佘山圣母大教堂、东岳行宫、朝真道院、秀道者塔、佘山地震基准台和佘山天文台等宗教历史人文景观。

那年的春天，晴空万里，阳光温暖，因为母亲工作的缘故，我们从小跟母亲聚少离多，这一刻有了母亲的陪伴，让我的心中更增添了几分欢乐。我和母亲说着贴心话，一路欢笑，几小时的车程



仿佛眨眼便过去了。

到了佘山，我陪着母亲漫步在山林的小径中，又在圣母大教堂前合影留念。母亲耐心地给我介绍着圣母大殿的历史。佘山圣母大殿与法国罗德圣母大殿齐名，也称远东圣母大殿。该堂于1871年由法国传教士始建，1935年落成。它集多种建筑风格于一体，采用无木无钉

无钢无梁的四无结构，堪称不对称的典范。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即为世界闻名的天主教圣地。

母亲看我对历史人文颇感兴趣，又陪我在佘山天文台好好转转，还近距离参观了天文望远镜。

一日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，后来，我再也没去过佘山，但佘山上的一草一木都

那样深刻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，只要回忆起来，就仿佛是在昨天。我知道，那是因为它母亲难得的共同出游的经历，佘山在我的心中有着别样的情怀——与离多聚少的母亲亲密相伴的温馨。哪怕时光过了三十年，哪怕母亲已经不在多年，但这份温情的记忆在时光的流转中依然历久弥新。